

坡道克之歌

S·安東諾夫 著
唐 澍 譯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刊

軍事學院圖書館

書號

登錄號

97年 月 日 入館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刊

— 3 —

歌少京道坡

安東



一九五一年十月印行

譯文叢刊
坡道克之歌

Poddubki Rhymes

原	著	者	S .	A n t o n o v	
翻	譯	者	唐		湜
出	版	者	韋	秋	琛
出	版	處	文	化	工
			上	海	北
			京	東	路
			713	弄	520
			號		
總	經	售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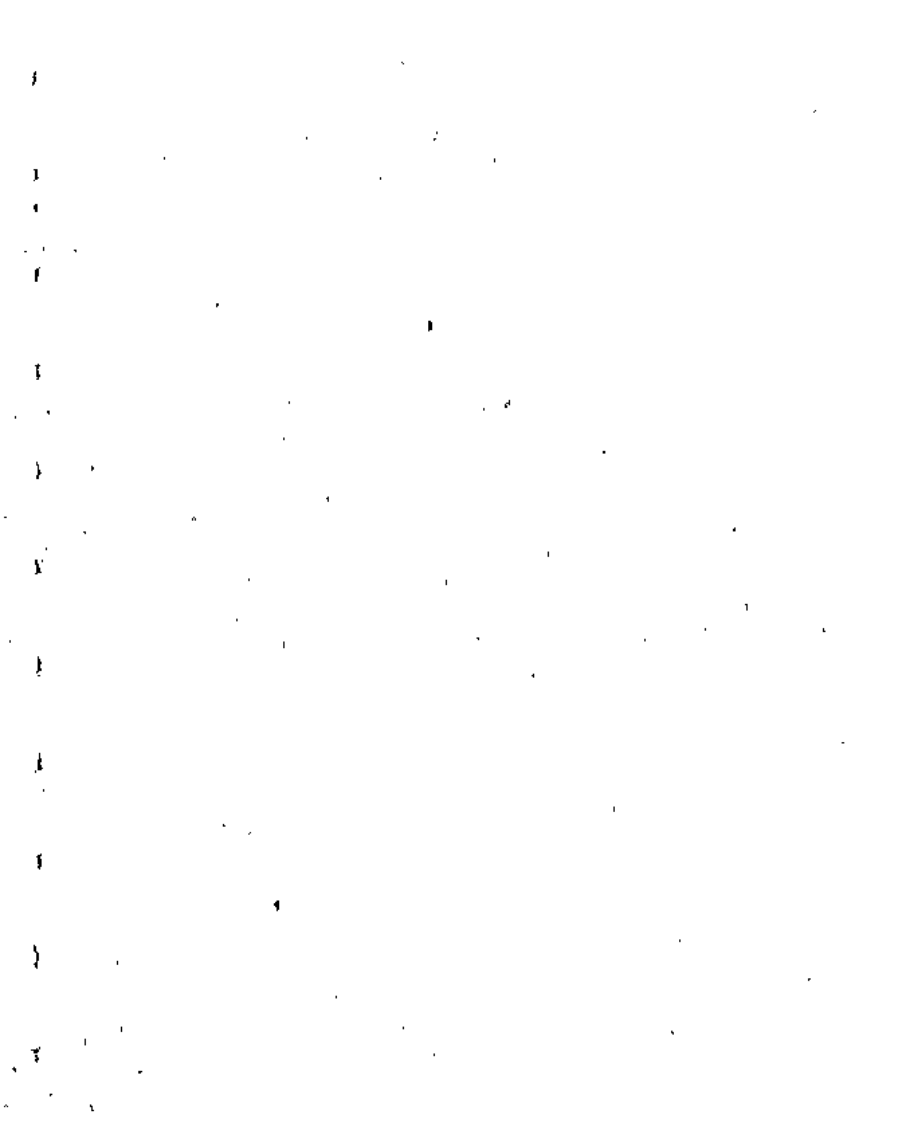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一年十月初版

編號(政161)印數0001-3000

作者介紹

塞爾蓋·安東諾夫是一個年輕的列寧格勒作家，他的大部分故事寫的都是集體農場生活。他的作品已得到蘇聯讀者的普遍注意與批評家的很高評價。蘇維埃文學月刊曾刊登過他的李娜——一個集體農場上的女孩子的抒情的畫像——和早晨。他最新的作品是短篇小說集路上的貨車和比較長一點的坡道克之歌。在坡道克之歌裏，他用那在他作品裏有典型意義的熱烈的抒情給我們畫出了一幅集體農場的日常生活的圖畫。

坡
道
克
之
歌



去年夏天我該去D區給一個聯合集體農場安排重新分配土地。大約晚上十一點鐘光景我到了那村子裏，就去找農場主席。辦公室裏除了一個臉紅紅的年輕人以外，什麼人也沒有。他正坐在主席的桌子前寫着信，他把鉛筆握得這麼緊，他的手指都變白了。

「你找那一個？」這孩子抬頭望着我問。

我的回答一定是不夠客氣的，因為他推開了活葉的日曆，粗暴地說：

「讓我們看看你的證件。」

陰沉沉地望着我，他把墨水池推到一邊去，打開了手邊的第一個公文夾子，甚至還要拉出一個抽屜來，但結果沒有拉開，因為是給鎖上了的。我遞給他我的正式證件。

他從頭到尾把全文讀了一遍，連印這文件的印刷家的名字都讀了，在再沒有什麼可以讀的時候，他又把這紙頭翻了過來，爲了可以更好地去認清那個圖印。想了一會兒，他問：

「那麼，我猜，你到這兒來是爲了把我們的土地跟波道克的

土地連結在一塊兒嗎？」

我肯定地回答了他。

「那就是說：你要打亂我們的作物輪種制？」

我回答說：一兩年裏，某一種作物輪種的混亂是免不了要有的。

「那不行。你能給飼料作物輪種作特別的準備嗎？」

● 輪種制是在一定的時期內以一定的次序輪流種植農作物，使土壤能夠休養，並補充養料，不致耗損地力。如第一年種棉，第二年種玉蜀黍，冬季種麥，第三年種黃豆，第四年再種棉。這樣輪流下去，成爲一種系統。比起連作制來，優點很多。主要的有：（一）保持土壤的肥沃，增加產量，（二）免除雜草與病蟲害，（三）保持土壤的良好物理性，（四）消除土中毒質，（五）人工易支配，（六）分配水分困難減少。

我說：給飼料作物輪種作準備是最要緊的。

「那行。你打算計劃挖幾個水池嗎？」

「我打算計劃一下。你是農場委員會的委員嗎？」

「我們這兒大家都是頭腦，」這孩子推托地說。「那麼，你不是我們的鞍匠，伊凡，伊凡諾維區的什麼親戚了，是嗎？」

我說：我以前從沒有聽說過這名字。

「但你的名字跟他的是一樣的呀，」這孩子有點兒驚奇地說。「嗯，那樣子，我們得給你定下住的地方了。我在這兒馬上就好了，我自己送你去。」

「你坐在這兒了！」一個低低的不滿的聲音說。

我轉過去，看到一個老太太，穿着帆布面的高靴子，站在門

口。

「我就好了，」這孩子重又說，似乎沒有注意到她，匆匆地把墨水池拿回到它的老地方。

「我要叫你吃一頓生活，好了，」老太太繼續說。「人家給你說了多少次了，叫你別動桌上的隨便那一樣東西！」

「好，好，那有什麼關係呢，達霞姑姑？我在等着主席。我們已在動手預備收割了——不能再拖延了。」

「收割……收割……那你瞎弄日曆幹啥？又來把桌子上搞得亂七八糟。你等着，我要告訴華西里·斯節潘諾維區——他會給你一頓好生活……」

「呵，好，好，那又有什麼呢，達霞姑姑，」這孩子狠狠地

回答說。『跟我來，我給你帶路，』他對我說，把沒有寫完的信塞到他的口袋裏去，從桌子邊站了起來。

「他就只懂這一些——好，好，那有什麼呢，」老太太還是釘着他說下去。『我要告訴華西里·斯節潘諾維區，看我說不說。他會給你一頓好生活。呀，這是什麼？要是他沒有再拿紙頭……』

我們走到了門口。

「她就是極限●，」這孩子透了一口氣說。『她是管理員。』

●極限是數學上的一種定值或定式，它的變數能與無限接近而不能與它相等。這是發喻達認為人極呆板不能變通，差不多就等於不變的無限了。法譯本譯成：『她還是故意找麻煩呀。』格里夏喜歡搬弄新名詞。英譯本似乎比較忠實。

從這里你可以看到那座小屋。那是我們的招待所。」

他指着很近的一大堆黑黑的房子，卻領着我走向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我們進了一扇門或別的什麼，走過一片菜園子，走上了一條微微閃光的路，那路兜過來，轉到那屋子跟前。下了一整天雨，我的領路人在領我走那些乾的地方。走到門口時，他警告我：

「好好地擦擦你的腳。要不然，路貝會把你轟出來，轟到地獄裏去的。」

拿他在草蓆子上擦來擦去的時間長久來說，我很快就猜到他自己就只怕那個女管理員。

我們走進了一條黑黑的過道，以後，一個同樣黑黑的房間，

這孩子不確定地問：

「這兒有什麼人嗎？」

一隻小貓在遠遠的角落裏咪了一聲。

「這兒沒有人，」這孩子安心地說。「路貝一定又去了坡道
克。」

他拿起雙手在黑暗裏摸索着電燈泡，把它旋到燈頭上去。燈
亮了。

「噫，別客氣，」這孩子說，又遲疑地加了兩句：「但路貝
沒有回來可別躺下去。她要自己領你看床位的。」

我的領路人告別走了，我找到了一本放在小桌子上面的學校
裏的抄本，一頁頁翻弄着消磨時間。正很有興趣地翻着紙頁時，

我聽到了一個聲音：

『幹什麼，在這兒查簿子找毛病嗎？』

門口站着一個女孩子，穿着一件淡色的時髦的外衣，一雙橡皮の套鞋，包着一條漂亮的鄉下頭巾。她有一張開闊的臉，頰骨高高的。

我對她道了歉，把抄本放回它的老地方。

『農業機械站●的技師在這兒嗎？』路貝問，指着左面的小屋。

● 農業機械站依原文 M.T.S 應譯作機械拖拉機站。這站供給各集體農場以各種農業機械，最初由國家，全國合作社與各農場合資經營，一九三一年後，由國家獨力經營，一切開支都由國庫撥出。

我說：那里沒有什麼人。

「那麼他還在坡道克，」她說，微笑着。「他一定給我們的歌給迷上了。」

「什麼歌？」

「我們的民歌。他們在那兒天天都搞出新的歌來，在坡道克。人們從各個村子裏來聽他們唱。他們在各種各樣的主題上搞出了它們——農場事情啦，戀愛啦。農業機械站的技師昨天才來這兒修理拖拉機，但他們卻已經搞出一個關於他的歌來了。他不是一個動作很快的人，你知道。讓我們瞧瞧會有怎樣的結果吧。」
「凡雅·伊凡諾夫，農業機械站裏的，昏頭昏腦地爬到拖拉機底下去過，但凡雅要修好它，怕要等到收割運動那時候——當

然，收割運動那樣的事情可有趣多了。你要吃什麼呢——炒蛋呢炸山芋片？」

她跑到隔壁她自己的房間裏去，換了衣服，又跑到廚房裏。這時候，我洗着身子，爐子已經熱了，煎盤正在噼噼地響着。

「你一定等得久了？」路貝說。「我也在坡道克。跳了整整一點鐘坡爾加舞●。我的肩膀也跳痛了。他們唱了那麼好的歌，你知道。聽聽這坡道克的歌。」她帶着微笑開始唱了，用她的肩膀打着拍子：

當我的愛人走向戰爭，
我發誓：一定等着他，

● 坡爾加舞：一八三〇年創於波希米亞的一種跳舞。